

文学小丛书

玩偶之家

[挪威]易卜生著

潘家润译

封面设计：徐中益

玩偶之家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62,000 开本787×960毫米 $\frac{1}{32}$ 印张4 $\frac{1}{2}$

1963年2月北京第1版

1978年11月湖北第2次印刷

书号 10019·1724 定价 0.26 元

前　　言

本剧作者亨利克·易卜生(1828—1906)，是挪威人民引以自豪的戏剧大师。欧洲近代戏剧新纪元的开创者，他在戏剧史上享有同莎士比亚和莫里哀一样不朽的声誉。从二十年代起，我国读者就熟知这个伟大的名字；当时在我国的反封建斗争和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中，他的一些名著曾经起过不小的作用。

易卜生出生于挪威海滨一个小城斯基恩。少年时期，因父亲破产，家道中落，没有进成大学，不满十六岁就到一家药店当学徒。社会的势利，生活的艰辛，培养了他的愤世嫉俗的性格和个人奋斗的意志。在繁重而琐碎的学徒工作之余，他刻苦读书求知，并学习文艺写作。1848年欧洲的革命浪潮和挪威国内的民族解放运动，激发了青年易卜生的政治热情和民族意识，他开始写了一些歌颂历史英雄的

富有浪漫色彩的剧作。接着，他先后在卑尔根和奥斯陆被剧院聘为导演和经理，达十余年之久。这段经历加深了他对挪威社会政治的失望，于是愤而出国，在意大利和德国度过二十七年（1863—91）的侨居生活，同时在创作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晚年才回奥斯陆。

易卜生一生共写了二十多部剧作，除早期那些浪漫抒情诗剧外，主要是现实主义的散文剧即话剧。这些散文剧大都以习见而又重大的社会问题为题材，通常被称为“社会问题剧”。《社会支柱》（1877）、《玩偶之家》（1879）、《群鬼》（1881）和《人民公敌》（1882）是其中四部最著名的代表作。

易卜生的整个创作生涯恰值十九世纪后半叶。在他的笔下，欧洲资产阶级的形象比在莎士比亚、莫里哀笔下显得更腐烂，更丑恶，也更令人憎恨，这是很自然的。他的犀利的笔锋饱含着愤激的热情，戳穿了资产阶级在道德、法律、宗教、教育以及家庭关系多方面的假面具，揭露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和荒谬。《玩偶之家》就是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婚姻关系、对于资产阶级的男权中心思想的一篇

义正辞严的控诉书。

女主人公娜拉表面上是一个未经世故开凿的青年妇女，一贯被人唤作“小鸟儿”、“小松鼠儿”，实际上她性格善良而坚强，为了丈夫和家庭不惜忍辱负重，甚至准备牺牲自己的名誉。她因挽救丈夫的生命，曾经瞒着他向人借了一笔债；同时想给垂危的父亲省却烦恼，又冒名签了一个字。就是由于这件合情合理的行为，资产阶级的“不讲理的法律”却逼得她走投无路。更令她痛心的是，真相大白之后，最需要丈夫和她同舟共济、承担危局的时刻，她却发现自已为之作出牺牲的丈夫竟是一个虚伪而卑劣的市侩。她终于觉醒过来，认识到自己婚前不过是父亲的玩偶，婚后不过是丈夫的玩偶，从来就没有独立的人格。于是，她毅然决然抛弃丈夫和孩子，从囚笼似的家庭出走了。

但是，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这是本剧读者历来关心的一个问题。

易卜生出生于一个以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国家，周围弥漫着小资产阶级社会所固有的以妥协、投机为能事的市侩气息。对这一类庸俗、虚伪的政治和

政治家，他是深恶痛绝的，甚至如他自己所说，不惜与之“处于公开的战争状态”。但是，这里也相应地产生了挪威小资产者易卜生的悲观主义。弗朗茨·梅林在一篇关于这位剧作家的评论中指出：“易卜生再怎样伟大，他毕竟是个资产阶级诗人；他既是悲观主义者，并且必然是悲观主义者，他对于本阶级的没落便看不见、也不能看见任何解救办法。”这位剧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只能唯心地歌颂“人的精神的反叛”，把具有这种反叛精神的主人公当作“高尚的人性”加以憧憬。他限于环境和阶级，看不见革命的政治和政治家，更不信仰他根本无从接触的社会主义革命，因此也就不能在坚实的历史基础和生活基础上为他的主人公开辟真正的出路。

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娜拉要真正解放自己，当然不能一走了之。妇女解放的关键当然不在于仅仅摆脱或打倒海尔茂之流及其男权中心的婚姻关系。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一语中的地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因为“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简单的后果，它将自

然地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娜拉在觉醒之前所以受制于海尔茂，正由于海尔茂首先在经济上统治了她。因此，娜拉要挣脱海尔茂的控制，决不能单凭一点反叛精神，而必须首先在经济上争取独立的人格。她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妇女的解放，必须以社会经济关系的彻底变革为前提。她所梦想的“奇迹中的奇迹”，即她和海尔茂都“改变到咱们在一块儿过日子真正象夫妻”，也只有在通过改造社会环境而改造人的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可能。

在世界文学史上，易卜生曾经被称为“一个伟大的问号”。这个“问号”至今仍然发人深省，促使人们思考：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基础被摧毁之后，还应当怎样进一步消除和肃清易卜生在《玩偶之家》等剧中所痛斥的资产阶级的传统道德、市侩意识及其流毒。在这个意义上，易卜生的戏剧对于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无产阶级，正是一宗宝贵的精神财富。

编 者

一九七八年五月

人 物 表

托伐·海尔茂。

娜拉——他的妻。

阮克医生。

林丹太太。

尼尔·柯洛克斯泰。

海尔茂夫妇的三个孩子。

安娜——孩子們的保姆。

爱偷——女佣人。

脚夫。

事情发生在克立斯替阿尼遏^①海尔茂家里。



① 克立斯替阿尼遏是挪威首都的旧名，現在叫奥斯陆。

第一幕

一间屋子，布置得很舒服雅致，可是并不奢华。后面右边，一扇门通到门厅。左边一扇门通到海尔茂书房。两扇门中间有一架钢琴。左墙中央有一扇门，靠前一点，有一扇窗。靠窗有一张圆桌，几把扶手椅和一只小沙发。右墙里，靠后，又有一扇门，靠墙往前一点，一只瓷火炉，火炉前面有一对扶手椅和一张摇椅。侧门和火炉中间有一张小桌子。墙上挂着许多版画。一只什锦架上摆着瓷器和小古玩。一只小书橱里放满了精装书籍。地上铺着地毯。炉子里生着火。正是冬天。

门厅里有铃声。紧接着就听见外面的门打开了。娜拉高高兴兴地哼着从外面走进来，身上穿着出门衣服，手里拿着几包东西。她把东西搁在右边桌子上，让门厅的门敞着。我们看见外头站着个脚夫，正在把手里一棵圣诞树和一只篮子递给开门的女佣人。

娜拉 爱伦，把那棵圣诞树好好儿藏起来。白天别让孩子们看见，晚上才点呢。（取出钱包，问脚夫）多少钱？

脚夫 五十个涅儿^①。

① 挪威辅币。一百涅儿等于一克罗纳。

娜拉 这是一克罗納。不用找了。

脚夫道了謝出去。娜拉随手关上門。她一边脫外衣，一边还是在快活地笑。她从衣袋里掏出一袋杏仁甜餅干，吃了一两块。吃完之后，她踮着脚尖，走到海尔茂書房門口听动静。

娜拉 嗯，他在家。(嘴里又哼起来，走到右边桌子前。)

海尔茂 (在書房里)我的小鳥儿又唱起来了？

娜拉 (忙着解包儿)嗯。

海尔茂 小松鼠儿又在淘气了？

娜拉 嗯！

海尔茂 小松鼠儿什么时候回来的？

娜拉 刚回来。(把那袋杏仁餅干掖在衣袋里，急忙擦擦嘴)托伐，快出来瞧我买的东西。

海尔茂 我还有事呢。(过了会儿，手里拿着笔，开门朝外望一望)你又买东西了？什么！那一大堆都是刚买的？我的乱花钱的孩子又糟蹋钱了？

娜拉 嗯，托伐，現在咱们花钱可以松点儿了。今年是咱们头一回过圣诞节不用打饥荒。

海尔茂 不对，不对，咱们还不能乱花钱。

娜拉 喔，托伐，現在咱们可以多花点儿了——只多花那么一丁点儿！你知道，不久你就要挣大堆

的錢了。

海尔茂 不錯，从一月一号起。可是还有整整三个
月才到我領薪水的日子。

娜拉 那沒關係，咱們可以先借點錢花花。

海尔茂 娜拉！（走到她面前，开玩笑地捏着她耳朵說道）你還
是個不懂事的小孩子！要是今天我借了一千克
羅納，聖誕節一個禮拜你隨隨便便把錢都花完
了，萬一除夕那天房上掉下一块瓦片把我砸死
了——

娜拉 （用手捂住他的嘴）噓！別這麼胡說！

海尔茂 要是真有这么回事怎么办？

娜拉 要是真有这种倒霉事，我欠債不欠債还不是
一样。

海尔茂 那些債主怎么办？

娜拉 債主！誰管他們的事？他們都是跟我不相干
的外头人。

海尔茂 娜拉！娜拉！你真不懂事！正經跟你說，
你知道在錢財上头，我有我的主張：不欠債！不
借錢！一借錢，一欠債，家庭生活馬上就会不自
由，不美滿。咱們倆硬着脖子挺到了現在，难道

說到末了儿反倒軟下来不成。

娜拉 (走到火炉边)好吧,随你的便,托伐。

海尔茂 (跟过去)喂,喂,我的小鳥儿別这么搭拉着翅膀儿。什么?小松鼠儿生气了?(掏出錢包来)娜拉,你猜这里头是什么?

娜拉 (急忙轉过身来)是錢。

海尔茂 紿你!(給她几张鈔票)我当然知道过聖誕节什么东西都得花錢。

娜拉 (数着)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啊,托伐,謝謝你!这很够花些日子了。

海尔茂 但愿如此。

娜拉 真是够花些日子了。你快过来,瞧瞧我买的这些东西。多便宜!你瞧,这是給伊娃买的一套新衣服,一把小剑。这是巴布的一只小馬,一个喇叭。这个小洋娃娃和搖籃是给爱密的。这两件东西不算太好,可是让爱密拆着玩儿也就够好的了。另外还有几块衣料几块手絹儿是給佣人的。其实我應該买几件好点儿的东西送給老安娜。

海尔茂 那包是什么?

娜拉 (大声喊叫) 托伐，不許动，晚上才讓你瞧！

海尔茂 喔！乱花錢的孩子，你給自己买点儿什么沒有？

娜拉 紿我自己？我自己什么都不要。

海尔茂 胡說！告訴我你正經要点儿什么。

娜拉 我真不知道我要什么！喔，有啦，托伐，我告訴你——

海尔茂 什么？

娜拉 (玩弄海尔茂的衣錨，眼睛不看他)要是你真想給我买东西的話——你可以——

海尔茂 可以什么？快說！

娜拉 (急忙)托伐，你可以給我点儿現錢。用不着太多，只要是你手里富余的数目就够了。我留着以后买东西。

海尔茂 可是，娜拉——

娜拉 好托伐，別多說了，快把錢給我吧。我要用漂亮的金紙把錢包起来挂在聖誕树上。你說好玩儿不好玩儿？

海尔茂 那些会花錢的小鳥儿叫什么名字？

娜拉 嘴，不用說，我知道，它們叫敗家精。托伐，你

先把錢給我。以后我再仔細想我最需要什么东西。

海尔茂 (一边笑)話是不錯，那就是說，要是你眞把我給你的錢花在自己身上的話。可是你老把錢都花在家用上头，买好些沒用的东西，到后来我还得再拿出錢来。

娜拉 可是，托伐——

海尔茂 娜拉，你能賴得了嗎？(一只手摸着她)这是一只可爱的小鳥儿，就是很能花錢。誰也不会相信一个男人养活你这么一只小鳥儿要花那么些錢。

娜拉 不害臊！你怎么說這話！我花錢一向是能节省多少就节省多少。

海尔茂 (大笑)一点儿都不錯，能节省多少就节省多少，可是实际上一点儿都节省不下来。

娜拉 (一边哼一边笑，心里暗暗高兴)哼！你哪儿知道我們小鳥儿，松鼠儿的花費。

海尔茂 你真是个小怪东西！活象你父亲——一天到晚睜大了眼睛到处找錢。可是錢一到手，不知怎么又从手指头縫儿里漏出去了。你自己都

不知道錢到哪儿去了。你天生就这副性格，我也沒办法。这是骨子里的脾气。真的，娜拉，这种事情都是会遗传的。

娜拉 我但愿能象爸爸，有他那样的好性格，好脾气。

海尔茂 我不要你别的，只要你象現在这样——做我会唱歌的可爱的小鳥儿。可是我覺得——今天你的神气有点儿——有点儿——叫我說什么好呢？有点儿跟平常不一样——

娜拉 真的嗎？

海尔茂 真的。抬起头来。

娜拉 (抬头瞧他)怎么啦？

海尔茂 (伸出一个手指头吓唬她)爱吃甜的孩子又偷嘴了吧？

娜拉 沒有。別胡說！

海尔茂 刚才又溜到糖果店里去了吧？

娜拉 沒有，托伐，真的沒有。

海尔茂 沒去喝杯果子露嗎？

娜拉 沒有，真的沒有。

海尔茂 也沒吃杏仁甜餅干嗎？

娜拉 沒有，托伐，真沒有，真沒有！

海尔茂 好，好，我跟你說着玩儿呢。

娜拉 （朝右边桌子走去）你不贊成的事情我決不做。

海尔茂 这話我信，并且你还答应过我——（走近娜拉）娜拉寶貝，現在你尽管把圣诞节的秘密瞞着我們吧。到了晚上圣诞树上的灯火一点起来，那就什么都瞞不住了。

娜拉 你記着約阮克大夫沒有？

海尔茂 我忘了。其实也用不着約。他反正会来。

回头他来的时候我再約他。我买了点上等好酒。

娜拉，你不知道我想起了今天晚上过节心里多高兴。

娜拉 我也一样。孩子們更不知怎么高兴呢，托伐！

海尔茂 唉，一个人有了稳固的地位和丰富的收入真快活！想想都叫人高兴，对不对？

娜拉 对，真是太好了！

海尔茂 你还記不記得去年圣诞节的事情？事先足足有三个礼拜，每天晚上你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熬到大后半夜，忙着做圣诞树的彩花和别的各